

老之將至

德文書市的新行情

楊夢茹
◎ 文字工作者

「老」是近幾年來德國社會的熱門話題，老，不再只是視茫茫、髮蒼蒼令人無奈的現象，從工作單位退休並不意味從此失去生活的樂趣，何況根據統計，退休人士生龍活虎地再過個二、三十年根本就不成問題。既然老年人儼然是社會的主流之一，他們的消費能力自然受到了青睞。於是，坊間關於老的話題忽然之間熱絡了起來，成爲一種新上市的商品，電視談話性節目以此爲題，以老年人爲主軸的書籍異軍突起，旅遊業爲他們設計行程，雜誌專欄眉飛色舞提醒老人不應該、不必放棄閨房之樂，語不驚人死不休的人甚至提出了老人階級鬥爭的問題……。

當今的趨勢是，「不知老之將至」並非迎接老年的正面態度，「服老」不等於妥協，而年華老去也絕對不尷尬或惹人厭。如何有尊嚴地老去，並且在不算短的老年歲月中活得燦爛，才是這波熱潮的重點。

1997年元月，德國女性主義大將愛麗斯·史瓦澤（Alice Schwarzer）創辦了 *Emma* 雜誌，這本雜誌一反常態，以40歲以上的女性爲主訴對象，無疑正式向避諱紅顏漸老的傳統刻板印象宣戰，高舉敢言、說真話的大旗。十年來戰果輝煌，擁有十萬份的銷售佳績，閱讀年齡層下達12歲的青春少女，上及六、七十歲的婦女。

人類的壽命愈來愈長，二十世紀初的德國，只有12%的女性有機會活到80歲，這個數據到了上世紀末已經竄升至60%；原本獲老天垂憐享壽90的女性僅占百分之一，然而再過一百年，這個年齡層將增加至20%。今天，3.8%的德國人超過80歲，估計到了2050年這個族群將占總人口的11.3%。可以預見的是，不久的將來，德國人口結構中成長最迅速的一群，不是嗷嗷待哺的幼苗，不是從大專院校畢業、野心勃勃的青年，而是排隊領退休金，有待社會福利制度照護安置的八、九十歲的老人。

幾十年前，在那個家庭人口爲數眾多，親戚又大多居住在同一個或鄰近城鎮的年代，照顧年老體衰之人不至於成爲社會問題，然而隨著人口結構產生變化，不但以社會福利著稱的德國政府招架不住，德國老人的兒女們更是左右爲難。

說來諷刺，拜醫學進步之賜，人類正享受前所未有的健康長壽的同時，卻發覺大家庭已然瓦解，兒女離家乃不可避免的趨勢，少子化和不婚使得孫子輩成爲稀有動物，當老邁病弱之人亟需照顧的時刻來臨，驀地察覺兒女不在身邊，或者已屆中年的兒女無暇且無

力扛起照顧的重任，形成青黃不接的局面。

這一天終將到來，一通電話，一個通知，肇因於一個意外或一場病，突然之間，老之將至不再是個未來式，而是需要你立刻解決的眼前的問題。你毫無準備，求助於安養機構，這才察覺箇中不堪及黑暗面何其多也，當然，財力也是關鍵。問題來得猝不及防，你忍不住怪起那個徬徨無助的老人，為什麼他沒有事先安排妥善，而你長久以來又為什麼規避這個事實？

◆ 找出了答案又如何？

《父親往那兒去》（*Wohin mit Vater*）的作者就是碰到這些問題的一個普通又平凡的德國人，這本書的題旨相當沉重，與上述的出版現象不同，它不謳歌老年之可貴及可資發揮之處，反而揭示一個難解的問題：如何為高齡、患病的老父安排一個理想的去處？

故事一開始，身為資深記者的作者接到妹妹從老家打來的電話：母親過世了。他當天就搭飛機返鄉，兄妹倆立刻感受到，處理後事固然糾心，但是因病行動不便的老父其實更教他們掛心煩惱。母親不在了，誰來扶他爬上樓，誰為他準備餐點，誰幫他沐浴更衣？短短數日，這對兄妹要應付舉行葬禮的諸多雜事，同時分神奔波於不同的安養院，為父親找一個去處。這個去處必須具有醫療設備，溫馨如家，否則，剛遭逢喪妻打擊的父親恐怕承受不起。

他們心知肚明，這個去處將也是父親的終點，所以，他們評估安養院時，聞到的淨是不愉快的氣味，聽不到熱鬧的聲音，更看不到盎然的生意。無眠的夜裡，自責與詰問排山倒海而來，他們不得不與之對質：83歲的母親如何日復一日把幾乎不能行走的父親從樓上的臥室搬到樓下的客廳？父親難道不曾為這「有朝一日」做過任何準備？身為子女的他們又何嘗誠實面對過這個棘手的問題？現在，避諱死亡猶恐不及之前，死神不但不請自來，並且留下一個比死複雜好幾倍的問題：誰來照顧父親？

無論兄或妹都分身乏術，寄望於安養院，卻在一連串的电话及親自訪視之後頹然放棄：看來稍微令人放心的安養院一個月收費 3400 歐元（十五萬臺幣），不包括飲料、剪髮、修腳趾甲等！兄妹倆盤算著，如果父親的身體狀況被保險公司列為第三級，每個月便可以獲得 1432 歐元補助；但即便如此，餘額也不是父親的存款所能負擔得起。

當事人的財務狀況、兒女的時間和精力、安養院的實際情形，在在令這對兄妹卻步。就在一籌莫展之時，出現了一線曙光：他們撥打了鄰居給的一個電話號碼，從波蘭請來一位看護工。這位說一口自創德語的中年波蘭女士千呼萬喚始出來，她嬌小但懂得抬扶時用力之技巧，熱心又善良。進駐之後，她將日以繼夜專責照顧父親，而且她一點兒也不貴，來回車費之外，每個月 1100 歐元（約五萬臺幣）便可打發。

在德國擅自請外籍勞工是違法之事，所以，保險公司不可能補助分文。另一方面，作者必須匿名發表這本書，因為在這段期間私自從東歐請來外籍看護的社會現象已經浮出檯面，不斷有人被遣送回國，僱主則受到重罰，繳一大筆罰金之外還要補稅。雖然後來德國政府有鑑於廣大的需求，順勢修改了法規，但隨著新規定而來的是新的不便，所以循規蹈矩申請外籍幫傭的



仍然不多，至少作者不考慮按照程序請人照料他的父親。

一向守法的他其實不喜歡玩這場法律遊戲。幸運者如他和他的妹妹，有任勞任怨的波蘭婦人打理父親的生活，但是他很清楚，這輩子休想與良心不安劃清界線，原因是問題並未解決！

這正是《父親往那兒去》的特點，也是此書動人之處。經由作者的筆，讀者獲悉一個德國家庭的親子、手足關係，體會他焦灼、遊走於逃避、面對又無法全面釋懷的矛盾心情，這是私領域的敘述。經由作者的介紹，讀者踏進老人問題的公領域，公私立安養機構簡陋的房間，不佳的衛生設備，荒涼寂寥的氣氛，以及種種不爲人所知的一面，一一揭曉。

讀這本書，很容易感染作者的情緒，同情、瞭解他的處境，對於他所揭曉的真相驚訝之餘卻也提不出對策，於是，我們不禁同意他下的結論：「他做了他所能做的事，他認為那不算少，但並不夠。況且他覺得，這個故事尚未結束。」

屬於非文學類的《父親往那兒去》行文流暢，展現作者三十餘年記者生涯的訓練，下筆簡潔有力，不迂迴曲折，白描卻能力透紙背。作者也發揮了探討報導事實的功力，列出各種統計數字，介紹兩位與黑心安養院奮戰的鬥士，報導5位照顧重病伴侶或家人者的心聲時，自然流露出侃侃而談的風采。書末很貼心地提供一張挑選出來的安養機構的名單，讓有需要的人參考。除此之外，又列了一張書單，蒐羅與老年有關的新著作，使人眼睛爲之一亮的是，這張書單也包括小說與詩歌，可見「老」具備顯學的條件，值得文人繼續開發。

延伸閱讀

1. Claus Füsse, Sven Loerzer: 《老和被打發走：照護困境與人的尊嚴》 *Alt und abgeschoben: Der Pflegenotstand und die Würde des Menschen*. Herder 2005.
2. Markus Breitscheid: 《連根拔起和疏於照顧致死》 *Abgezockt und totgepflegt: Alltag in deutschen Pflegeheimen*. Econ 2005.
3. Pat Thane 編：《年老：短篇小說》 *Das Alter: Eine Kulturgeschichte*. Primus 2005.
4. Silvia Bovenschen: 《變老》 *Älter werden*. Fischer 2006.
5. Klara Obermüller 編者：《我的腦子在下雪：關於阿茲海默症及癡呆症的故事》 *Es schneit in meinem Kopf. Erzählungen über Alzheimer und Demenz*. Nage & Kimche 2006.
6. Philip Roth: 《每人》 *Jedermann*. Hanser 2006.
7. Herrad Schenk: 《最後》 *Am Ende*. kiwi paperback 2006.
8. Robert Gernhardt: 《晚來詩作》 *Später Spätag. Gedichte*. Fischer 2006

以上書目摘自《父親往那兒去》之附錄，所有中文書名均爲暫譯。